

# 盛世狂歌

合欢教主·著

卷五

折锋纓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*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*

# 盛世狂歌

~~卷五 折锋纓~~

合球教主·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5卷, 折锋纒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 北京:  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12  
ISBN 978-7-304-05783-1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9906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五: 折锋纒

合欢教主 著

---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---

策划编辑: 侯 洁

版式设计: 周 洋

责任编辑: 蒋全龙

责任印制: 李 玲

---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册

版本: 2012年12月第1版

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8

字数: 122千字

---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783-1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# 目录

- 四十一 螳螂捕蝉黄雀笑 / 1
- 四十二 天涯归路相思长 / 31
- 四十三 君子固穷须傲骨 / 63
- 四十四 玉影横斜月无声 / 93
- 四十五 华山九剑折锋纓 / 123
- 四十六 黄鹤楼头意气横 / 155
- 四十七 江城一曲繁花落 / 187
- 四十八 且把愁肠换轻狂 / 217



螳螂捕蝉黄雀笑





## 四十一

### 螳螂捕蝉黄雀笑

然而姜小白的怀抱猛地一张：“外面有人。”话音未落，已披衣起身，将绳镖卷在腕上，向窗外张望。

他的动作轻快利索，根本不像喝醉了酒又和女人大战了一场的样子，而且竟似早有准备。云翠翠一阵头皮发麻，暗道：“他的武功究竟练到什么地步？怎么好像……”一念未绝，姜小白已回到床边。云翠翠又是一惊，蜷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

姜小白满不在乎地道：“丐帮的，长江水帮的，江山风雨楼的，昆仑派的，崆峒派的，合欢教的，谁他妈知道呢！”

云翠翠一怔，看着他怡然自得的样子，疑道：“你早知道他们会来？”

姜小白点了点头。

一个小叫花背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住店，这本就足够引人注目，何况这女人还穿着绿色的衣服。如今整个芜湖城都在搜寻小云，崆峒派又亲见小云被英少容带走了，别人不找云翠翠找谁？姜小白自从进了这间客栈，就在等他们来。云翠翠看着他定定的眼神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不觉低下头去。姜小白以为她害怕，耸耸肩，摊开手，咧嘴笑道：“你放心。小爷好歹是袁帮主的亲传弟子，他们就算捉了我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！打狗还要看主人罢？我也不是傻子，不会硬拼。你不是告诉我美人图是假的么，我拿这个换他们罢手，不再找我们的麻烦，好不好？”

云翠翠叹了口气。她本想要姜小白用这个消息扬名立万，重回丐帮，自己也好有个大大的靠山。谁知他却用来换两人后半生的平安，这男人究竟是傻是精？

姜小白又道：“一会儿我出去把他们引开，你从后面走。你留在这里，我没法安心。”他将手渐渐握成了拳头，

“万一一个不小心，让人挟持了你，这买卖可谈不成了。”



云翠翠立刻道：“可是我也担心你，我们一起逃了不行吗？”

姜小白道：“不行。”他的神情忽地凝重起来，挺了挺腰杆，“我不想和自己女人躲躲藏藏过一辈子。再说，小爷的轻功又不是拿来看的。不是我吹牛，就是冷无言也休想追上我。”

云翠翠笑了笑，还未说话，就听一个声音冷冷道：“未必。”

钟良玉的声音。

姜小白脸色一变，不想钟良玉这等高手也来了。可他也未见害怕，大步走出，反手将门带上，叉着腰，松松垮垮地道：“小爷的面子真不小，居然劳动钟帮主大驾。”

“你的面子的确不小。”钟良玉眼中有一丝冷笑。姜小白正在琢磨他是什么意思，就听笃笃笃一阵响，两个老者缓步走来，一个银发清癯，一个红面黄须。

丐帮四大长老之二，余南通、牟召华。

姜小白倒吸一口凉气。他虽然不怕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这两人出手。在他心里，抑或说在丐帮弟子心中，四大长老的地位仅仅比帮主袁池明低了那么一点点。他只能

毕恭毕敬地拱了拱手，苦着脸道：“余长老，牟长老。”

牟召华冷哼一声，余南通却微微一笑：“你既已知错，便将云翠翠喊出来罢。”

姜小白一怔，脱口道：“我？我有什么错？”

牟召华怒道：“臭小子！你袒护合欢教，隐瞒绿云菊刀下落，你知道多拖一刻是什么后果！”

姜小白当然知道。黄府花园的事他清楚得很。

余南通道：“小白，从前你与任逍遥结交，做了许多错事，我等纵然知道你是被人利用，也不得不重重罚你，以正帮规，塞人之口。”

姜小白“唔”了一声，不说话。

余南通接着道：“你若真喜欢云翠翠这个女子，便该劝她弃暗投明，擒拿任逍遥，你立此奇功，再迎娶云翠翠，也是本帮一大喜事。帮主栽培你多年，老夫也不愿你前程尽毁，望你三思而行。”

姜小白点点头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谢余长老。”余牟二人见他如此，都松了口气。钟良玉也轻松不少。谁知姜小白直起身子，说的却是：“翠翠已经嫁给我，已经算是弃暗投明了。常言道，出嫁从夫，今后长老们有话要问，找

我就是。她知道的我全知道，长老问我也是一样。”

他要云翠翠，就要光明正大地向世人宣布，谁要找云翠翠麻烦，就先来找他。

“你……”牟召华上前一步，正待说话，院墙上传来一阵粗声大笑。一个声音道：“好小子！有种！那女人嫁了你，倒真是福气。”这是庞奇豪的声音。紧接着，柳岩峰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：“恭喜姜兄弟。”

姜小白早知院墙上有人，也不惊慌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多谢，原来今日来喝小弟喜酒的朋友真个不少。不知游寨主在哪儿？”游鸿吃了自己的亏，却不见踪影，显然是等机会捉云翠翠，所以姜小白要把游鸿诱出来。

柳岩峰道：“他等着给新娘子敬酒，你小子可要小心了。”

姜小白心头一热，道：“柳大哥的好意，小弟心领。”

余南通忽道：“任逍遥在哪里？”

姜小白的回答就是三个字：“不知道。”

牟召华将竹棒一横，呼地带出一阵风，愠道：“这时你又知道了么！”

姜小白点头：“因为翠翠也不知道。任逍遥又不是傻

蛋，既然撵她走，自然不怕她给别人透消息，怎么会还待在原来的地方。”

牟召华咬牙切齿：“你这是故意拖延时间！”

姜小白叹了口气，心知这件事永远也说不清，索性不提：“翠翠不知道任逍遥去了哪儿，却知道美人图的秘密，我想诸位对这个更感兴趣罢？”

钟良玉等人全变了脸色，院墙上的柳岩峰和庞奇豪也安静下来，目光都钉在姜小白脸上。突然“咻”的一声怪响，夜空中爆开一个光点，发出耀目白光，将整个院子照得明晃晃的。众人顿觉眼中一片炫目的银光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眼泪已流出，耳中传来尖利的破空声，似是无数暗器射来。一个略带笑意的声音道：“姜少侠莫慌，这些人在下替你料理。”

银光中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像是上百铁器撞击地面。姜小白管不得许多，拧身扑进屋中。眼前仍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喊道：“翠翠，快跟我走。”

没有回答。

姜小白心中一凉，云翠翠是被抓走了，还是自己逃了？思量间，就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窗子大开，前后左右涌

来阵阵压力，仿佛四堵墙将他困住。姜小白心知钟良玉等人追了进来，躲也无用，幸好大家的眼睛都看不见东西，眼珠一转，大喊道：“翠翠你在哪里？”说完身子一纵，向上猛提，哗啦一声撞破屋顶，单手一撑，人已跃出。

可他还是看不清周遭情形，只觉得手脚所触又热又黏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钻入口鼻，像一把铁钩子，几乎将晚饭都掏出来。姜小白心下骇然，用力揉揉眼睛，恍惚间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一闪而没，正要去追，腿上却一紧，往屋中坠去。

姜小白一出去，云翠翠便将被子卷起系好，从后窗丢了出去。黑暗中果然出现数道刀光，冲被子飞扑过去。她冷笑一声，趁机跃出。那些人发觉中计，返身来追，云翠翠脚伤未愈，几个起落，已被他们围住，正要呼救，便听到那声怪响，接着满天银光，饶是众人不在院中，也被晃得眼前一片银白。

云翠翠依墙而立，一颗心咚咚跳得厉害，待她睁开眼，便见方才包围自己的八人已倒在地上。每个人后心都是一个血洞，心脏已没了，血流满地，几乎漫过她的鞋底。云翠翠狠命捂着嘴，却觉头顶流下一股热热的东西。

血！

一抬头，两边院墙伏着八个黑衣人，腰挎银刀，手拿飞抓，飞抓上抓着的，正是八颗人心。

血影卫！

他们都戴着奇异的眼罩，大略是为了银光爆开时不丧失目力。云翠翠顾不得脚踝剧痛，转身便跑。谁知八人竟然齐刷刷追了过来。云翠翠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头扎进黑魑魑的小巷，只当自己这次死定了。谁知血影卫似是专来戏弄，明明已追上她，却不出手。云翠翠也不敢停，更不敢问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眼见面前出现一道高墙，想也不想便翻了进去，落地时一跤跌倒，脚踝撕裂般疼痛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任逍遥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他本就想要自己的命，只不过故作大度，将自己送给姜小白见最后一面？怒火烧着恨意，云翠翠紧握双拳，打定主意，若是血影卫追来，她决不再逃，还要杀了一个两个给自己填命。

谁知血影卫竟没跟来。

她愣了片刻，转眼打量了一圈院内情形，见四周全是金灿灿的菊花，风轻露冷，月过中天，正房屋中亮着灯，

传来句句吟哦。

果然富贵多闲人。

云翠翠叹了口气，心中羡慕而嫉妒，正待退出，走廊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顺次走来三人。为首的中年男子满脸络腮胡，正是韩良平。他伤势未愈，走动还不甚灵便。后面两人却是杜伯恒、杜叔恒兄弟。三人敲了敲房门，开门的是常义安，将三人让进了屋。云翠翠心中惊异，不知自己闯到了什么地方，却觉身后花丛微风轻拂。

有人！

她用最快的速度拧身刺出一刀——绝不可将后背暴露给对手，尤其是高手，这是宋芷颜说得最多的一句话。

然而她的匕首还未出鞘、身子连一半还未转过，穴道便被制住。宋芷颜还说过另一句话：“若碰到绝顶高手，便不必出手。”此人武功不在常义安之下，是当之无愧的绝顶高手。他是谁，为何要擒自己？云翠翠不及细想，便觉身子一轻，腾云驾雾般地到了屋顶。至于对方如何将她夹在腋下，又是如何将她放下，则根本不知。她半躺在屋顶，看不到这人长相，只能感到头顶一亮，想是他扳开了一片屋瓦。微微侧目，便见常义安、韩良平和杜氏兄弟正

在闲谈饮酒。

云翠翠脑中飞快转着：“这人偷听别人说话，想来也不是正道中人。他未制我哑穴，大概也知道我的身份。我若应对得体，倒比落在常义安这些人手里强得多。”想到此便屏住呼吸，仔细听屋内谈话。谁知听了一阵，满耳都是江湖客套话：什么崆峒派路经此地听闻武林城变故突生，特来拜会常掌门；什么武林正道当合力绞杀合欢教，还江湖一个太平；什么崆峒派将倾全力支持宁海王府抗倭义军……若非夜风寒凉，云翠翠早已听得睡着了。唯一有用的话，只有一句，这处庄园是芜湖知府黄大人的别院。

屋里忽然传来咕咚一声，云翠翠一惊而醒，向下看时，见韩良平栽倒在地，人事不知。接着杜家兄弟倒了下去。常义安按剑在手，身子不住打晃，面色如土，僵持一阵，也晕了过去。云翠翠看得一身冷汗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更不敢出声。因为她感觉身后那人正用一双阴冷的眼睛盯着她。她正在奇怪，这人既已得手，为何还要等，就见杜家兄弟和韩良平竟然齐刷刷地醒了。

确切地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昏迷过——被迷药放倒的人怎么可能一挺身便站了起来，且目光炯炯，神态如常？



杜叔恒瞧着地上的常义安，有些忐忑：“这法子可骗得过常掌门？”

韩良平一面和杜伯恒搜索常义安的床榻，一面道：“三公子多虑了。那美人图是绣在素帛上的，若非如此，我也不会出这个主意。”说着，已拿着美人图转身。杜伯恒将上衣脱了，让韩良平将图绕在自己腰间。

云翠翠猛然醒悟，下药的是韩良平和杜家兄弟，他们是为了美人图而来。想到这图根本就是假的，是任逍遥放出来的迷雾，云翠翠几乎要笑出声来。

杜叔恒道：“韩师兄的计策果然高明。”

韩良平脸上毫无得色，反黠然道：“我等如此，实有违江湖道义。若非师父他老人家的意思，我绝不这样做的事。”

杜伯恒道：“师弟不必自责。崆峒派有数十弟子在军中为官，宝藏落在咱们手里，一样抗倭，还可光大师门，于公于私，都是好事。”

韩良平不置可否。云翠翠心中啐道：“当婊子就不要立牌坊，想要宝藏就不要说什么大道理！名门正派，呸！”

杜叔恒道：“韩师兄，如今这局面，咱们是不是该继续装作中了迷药？”